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三十三集部

宋文鑑卷十

宋 呂祖謙 編

賦

南都賦

王仲勇

洛陽王仲勇侍親客於宋十有餘年矣宋南都也山川
城邑人物風俗禽獸草木博觀而窮覽粗得其凡焉因
藉華陽先生渙上公子為問答以賦詞曰

華陽先生與渙上公子步于西山之隈環于竹圃之左

水經曰睢水東南流歷于竹園有竹數百頃有田十一里曰美哉邈乎土地之沃人

物之夥也公子喟然嘆曰先生睹斯而已獨不聞往者

之事歟上自五帝中接三代下訖漢唐目擊而可知指

陳而可喻請為先生言之於顯樂國在睢之陽其地則

宋其分則房夏豫周青秦碭漢梁帶以叅丘之野包以

關伯之疆盟豬出其右汜水更其旁渙穀濊雅謬涑逐

黃八水出宋城黃見左傳濊見北征記穀雅見元和志涑逐謬見圖經從橫馳騖源分派

張過乎隕石之壑徑乎龍丘之岡行乎釣臺之渚出乎

穀城之塘上接大河通于銀潢下達渦泗漚于淮湘瀟
瀟衆潏潏洋洋漭漭澆澆淑澍澍湯湯若乃歷華里經
洧陵乘襄塢陟貫城傍空桐而過沙隨階鴻口而升橫
亭伊高辛之帝子主大火而修祀鄙葛伯之仇餉猗湯
征之攸始嘉微子之啓封卒繼承於商氏訪桐廬之兩
門孰世遠而難紀企蒙城之故邑懷漆園之傲吏登北
岡而遠瞰想橋公之德懿銘三鼎與征鉞曾餘光之未
墜仰子喬之颺馭世獨尚其邱墳臨繪水而徙倚

睢漁
二水

謂之繪水誦相如之高文閱雙廟之靈宇欽張許之威
見述異志

神忠義煥乎日月世彌久而愈新英風激於萬代如想
見乎其人觀山川人物之舊纔得其凡而略之僕固未
能詳也若宮室苑囿之盛池沼臺榭之廣侈靡誇前光
輝絕後惟梁孝王有足稱者僕願繼其說而先生自覽
其切焉漢有天下至文而昌九族敦序帝室以光乃命
子武侯侯于梁惟梁大國城四十餘北限泰山之險西
界高陽之墟禦備東南則九州之輿區焉廣衍沃壤則

天下之膏腴焉於是舍大梁之故土卜睢陽之新都傍滂
城而連屬起複道以縈紆外廣池洫內經郭郭陋九筵與
百堵法上國之規模發小鼓以始倡下節杵而和之流
樂府而度曲豈餘音之獨遺於是乃作曜華之宮擬阿
房與林光鬱正殿之嵒藟巍然起乎中央散彤彩而皓
泚復煒煒以煌煌驚虬龍於金楹乍矯首以騰驤軒鸞
翥於飛甍欲乘風而下翔歷太階之寶砌駢壁瑛與玉
璫光陸離而眩目足幾往而徜徉旁有曲室後連洞房

叫窰窈窕仰不見陽列方疏而散綺玉女睨而悠颺又
有宴閒之館實曰忘憂文章灝博卓落瑰奇者萃乎其
中貢以文鹿白鶴參以淥鄴細柳間以連璋沓璧綴以
清管弱絲東苑望園三百餘里駸驤鷁鷁山鵲野雉守
狗戴勝鳩鵲翡翠聲音相聞翱翔往來萬端鱗岬不可
勝記其木則檉松榎栴楸梧柘檀欖檀木欄楸櫨豫章
華楓翠槐古檜朱楊雲封霧鎖臨谷被岡其果則楂梨
栲栗素柰朱櫻紫棗來禽吳橘楚橙其草則蕙若蘭茝

靡蕪蓀龍杜蘅新蕓江離芎藭庭蕉聳綠堦藥翻紅粦
以忘憂合歡之嘉植雜以避暑延壽之芳叢芬芬馥馥
蒙蒙芄芄其竹則簣簣簞簞筵筵簞簞密篠布壠
夾池檀欒蓊茸婀娜陸離露滋雪映風靡雲披於是乎
複道連綿亘數千步飛閣層樓動以百數一望平臺與
離宮眇眇忘其何所中有百靈煙嵐竒秀表以落猿之
巖環以棲龍之岫既盤紆以第鬱亦映帶其左右面百
尺之深潭瀨鳴玉之清溜升望秦之峻嶺懷故關而回

首維彼螽臺在城之西勢千仞而崛起豈終日之可躋
攀未半而神悸意欲下而復迷驚斗杓之頻逼顧霓鬣
之下垂疑真仙之攸館非人寰之所棲屹清泠之對峙
復偃蹇以穹隆上憑危檻之崢嶸恍忽不知其幾重下
瞰清淵之澄澈金碧倒影乎其中旁接鴈池綠淨漪漣
秋浪漲雨春波拍天鶴洲背其後鳬渚面其前棹女謳
而蕩槳漁人集而叩舷水禽則有鸕鷀鴟鴞鷺鷥鷺
鳬鵲鶴子鵠侶鴻儔翱翔翻翻載沉載浮既澣澣而隨

波蹙蜚鳴而驚舟水草則有蘼芎蒨莞蒹葭蒲蔣白蘋
綠荇芡實蓮房雨濯榦而增綠風披華而吐芳王臨是
國綽有餘閑思遊東苑縱獵乎其間於是乘雕王之輿
馴寅廩之馬紛萬騎之徒驚千乘之駕服太阿之雄劍
靡彩虹之珠旂鳴和鑾以玲瓏翳羽蓋以葳蕤安國奉
轡嚴忌附輿扈從橫出並山之隅左許少右專諸依岡
爲置因川爲漁奮駭百獸電激雷驅搯雄螭蹙豪豬轉
犀犛犇麋麇轢游雉躡駟矢不妄發應聲而殊鋌不

虛擲洞胸穿髑山殫谷盡孑然無餘於是梁王弭節而
還容與委蛇徘徊往來其樂未衰相與賓客復遊於鴈
鷺之池登龍檻飛鳳蓋釣錦鱗出文貝弋白鵬挂黃鶴
鵠鵠下鷗鷺落薄暮日斜俛仰極樂獲獸之多弋禽之
衆子虛之所遺西賓之所略也馳騁少怠明日乃晏於
平臺召相如延鄒枚綺席列雕屏開膾脍炙豹胎酌
金漿之酎觴縹玉之醕吹紫鳳之簫擊靈鼉之鼓聆遼
溟之歌睇巴渝之舞又有邯鄲曼姬燕代麗女輕祛靚

粧綽約媚嫵明眸微睨色授神予於是衆客皆醉頽然
忘歸浩歌起舞獻壽考無疆之詩曰君王淵穆德日躋
閒暇遊宴樂無涯願千秋兮萬歲常與日月爭光輝先
生曰噫公子何謂茲邪若公子所謂重耳而輕目榮古
而陋今膠以人物之陳迹炫以山川之舊經又烏覩大
宋之盛乎夫大宋之開基也肇自商邱大啓土宇創洪
圖而邁億代一帝統而超邃古萬國被德澤四裔暢皇
武西邊巴蜀東澹海濬北指幽薊南曜朱垠天乙七十

里而興王姬周三十世而卜宅曾何足云至于祥符之
際累盛而重熙增太山之高禪梁父之基神祇安妥日
星光輝寶符瑞應萃乎斯時於是巡方寓幸亳社動天
輅備法駕海夷獻珍黃雲覆野就見百年存問鰥寡明
壹法度赦宥天下當是時也翠華迴馭龍旆載揚廼睠
茲土如歸故鄉觀紫氣於芒山辨白水於南陽灑翔鸞
之神翰挾鴻藻之天章於是建南京陪上國首諸夏作
民極對列乎浚郊相輝乎洛宅頒慶洞開歸德峻峙

正殿

曰歸德端
門曰頌慶
若閭闔之特開連馭娑與杓詣偉宮室之光

明仰觚稜之神麗儉不至陋奢不逾侈旁立原廟三聖神御

奉安鴻慶宮官
官日事酌獻
歸罪穹崇殿實有三一祖二宗顯文謨

而承武烈彌萬祀而無窮觀其英豪之域冠蓋相望元

勲雋老五姓實昌杜正獻趙康靖王文忠蔡敏
肅張文定寓睢陽者凡五族
蹈先生

之學舍祥符中正素戚先生始建學舍
睢陽為諸郡之先祠堂存焉
溢誦聲以洋洋

敬鄭公之碩德仰文正之餘芳富鄭公范文正
嘗游學於此
俯浪宕

之舊渠汴渠一
名浪宕
迴伊洛之清流熙寧中引洛
水入於汲
醜江吳之

漕粟浮寶鷁之千舟若乃昭仁崇禮廻鸞祥輝

南都四門名

連闌帶闌列隧通畿萬商千賈鱗集羽歸星布纖麗山
積瑰竒來不可抑往不可羈南獠蠻而東瀛貊紛大貝
與明璣其軍旅則棘門細柳連總百營馭以驍將厲以
犀兵時以蒐獮之祭陣以魚麗之形扼一都之衝會耀
萬里之天聲其原野則田疇彌望不可計數浸以曜漁
之源被以沃壤之土舉趾即雲荷鋤廼雨芄芄離離禾
麥稷忝其亭館內之則有流觴淥波檜陰四合照碧妙

峰武脩道接外之則有朝雨暮雲暖風殘月又有玉觴

金縷光華委喜斯馬落帆芳草柳枝之列

自流觴至柳枝十二亭名

聯觀光與望雲

觀光望雲二亭名

指中天之魏闕其池沼則東

西二湖淠淠迢迢水澄似鏡波泛如潮窺馴鷺於別渚

晏元獻放馴鷺於南湖作賦以紀

識海鴈於舊橋

夏文策自青杜携二鴈置湖中名其橋曰

海鴈爾乃金魚分籥玉麟剖符夫輔弼耆德侍從鴻儒鎮

撫東土保隆此都視先王之遺民愛風俗之安舒乘剗繁之多裕覺坐嘯而有餘陟高臺而環望悟神意之自

如臨綠水而暫止疑放曠於江湖若予之所舉僅知其
髣髴十分未得其一隅吾子徒聞孝王之遺風舊迹不
睹大宋之豐功偉烈也徒詫梁國故墟之名不知藝祖
興王之實也徒誇兎園之大鴈沼之廣不識原廟之尊
帝宮之美也曜華故基鞠為茂草孰若都城佳氣鬱與
雲翔諸侯僭上游晏無度孰若天子巡守動靜有常珍
怪之翫奇木異卉孰若農夫之慶黍稷稻梁先生之言
未終公子矍然若驚惘然若醒茫然若有所失者既而

幡然改曰鄙哉予乎嗟予舍近而取遠習迷而遂非其
亦久矣先生博我以皇道宏我以王圻使數十年所眩
曜釋焉無疑僕雖不敏請終身而誦之先生於是作歌
以遺焉其辭曰翼翼神都皇祖起焉煌煌魏闕真人巡
焉有睟其容三殿位焉於萬斯年天子明焉

颶風賦

蘇過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氣甚惡非祲
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

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槁葉蔌蔌驚鳥疾呼怖獸
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而暴怒掠
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歛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颶
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隕瓦擗屋礮擊巨石搯拔喬
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
鼓千尺之濤瀾襄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
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驚會千車而爭逐虎豹驚駭鯨鯢
犇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之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

於一覆予亦為之股栗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
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唁酒漿羅列
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既偃葺軒檻之已折補
茅茨之罅漏塞墻垣之頽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
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
悟且嘆莫知所營嗚呼小大出於相形憂喜因於所遇
昔之飄然若為巨耶吹萬不同果足怖耶蟻之緣也噓
則墜蚋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不足以振物而施之二

虫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惴
慄亦爾汝之相莞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陋耳
目之不廣為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眩求
髣髴於過目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耶
虛耶惜吾知之晚也

思子臺賦

蘇過

余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入與其弟
沆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為人而學其議

論彥輔舉賢良不中弟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
皆早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子少時常見彥輔
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
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子
猶得見斯人胸懷髣髴也

客有自蜀遊梁僚闕而東覽河華之形勝兮訪秦漢之
遺宮得歸然之頽基兮並湖城之西墉弔漢武之暴怒
兮悼戾園之憫凶聞父老之哀歎兮猶有歸來望思之

遺恫吁犬臺之讒頰兮實咀毒而銜鋒敗趙國於俛仰
兮又將覆劉氏之宗間漢武之多忌兮謂左右之皆戎
殺陽石而未厭兮又瘞禍於宮中徂君王之好殺兮視
人命猶昆蟲死者幾何人兮豈問骨肉與王公惑狂傅
之淺謀兮不忍忿忿而殺克上曾不鑒予之無聊兮實
有豕心負此名而欲亡兮天下其孰吾容苟追死於泉
鳩兮冀稍久而自理遘大患於倉猝兮懷孤憤於未已
念君老而孰圖兮嗟肉食其多鄙獨三老與千秋兮懷

愛君之拳拳犯雷霆之方怒兮消積禍於一言洗沉寃
之無告兮戮讒人其已晚幸曾孫之無恙兮或慰夫九
原雖築臺其何救兮固知己矣之不諫魂筑筑兮其歸
來蓋庶幾於復見也昔秦之亡也禍始於扶蘇眇斯高
之羸豕兮視其君猶乳虎魯纘息之未定兮乃敢探其
穴而啗其雛在晉四世有君不惠孽婦晨雛彊王定制
惟愍懷之遭離兮實追二於漢戾顧孱后之何知兮亦
號呼於既逝寫餘哀於江陵兮發故臣之幽契仍築臺

以望思兮蓋援武以自例嗚呼噫嘻可弔而不可哂兮
亦各言其子也彼茂陵之雄傑兮係九戎而鞭百蠻笑
堯禹而陋湯武兮蓋將與黃帝俱仙及其失道於幾微
兮孤鬼生於左臂如嬰兒之小孩兮易耳目而不知甘
泉咫尺而不通兮與武乾其何異一既上配於秦皇兮
又下比於晉惠君子是以知狂聖之本同而聰明之不
可恃也覽觀古初孰哲孰愚皆知指笑乎前人而莫知
後之視予方漢武之盛也肯自比於驪山之朽骨而况

於金墉之獨夫乎自今觀之三后一律皆以信讒而殺
子暉姦而敗國吾築臺以寄哀信同名而齊實彼昏庸
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為明主之龜策自建元以來張
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以無罪而夷
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興哀於既往一洗其無辜獨於據
也悲歌慷慨泣涕躊躇嗚呼哀哉莫有以楚靈之言告
者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天道好還以德惟符惟
孟德之鷙忍兮心嗜殺以為娛彼楊公之愛修兮豈減

吾之蒼舒恨元化之不可作兮然後知鼠輩之果無同
紙犢於晚歲兮又何怨於老臞吾將以嗜殺為戒也故
於末而并書

參賦

米 黻

武帝既祠太一受釐頒胙意得氣泰神怡志豫閱符合
瑞至於嚮暮於是升通天之臺攬沈寥之路覩二星聯
影晻然當戶顧侍臣曰是何星也侍臣枚臯進曰參星
也帝曰是何主對曰是主民帝曰可聞其晻歟臯曰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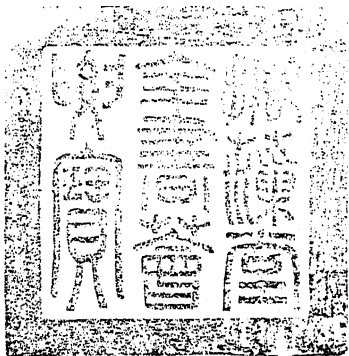
之淺學俳儕優隊捷語翩言奉歡承詔稱道盛德受况
甚大此妄對也臣不敢帝曰先生無辭臯乃跽而進曰
自周衰道喪百里一王嗜欲加僭民財用傷貪如碩鼠
情號鵜梁匪鳶匪鮪或替或翔至於暴秦襲冕而狼趙
郊坑肉魏野封瘡粵嶺山斷遼海城長驪丘虛地阿房
繡牆則是星也晻晻而無光帝曰亦嘗有明乎曰有古
有治君曰堯與禹敬時命官以民為主民之樂生鼓腹
歌舞次逮成湯視民如傷一夫不獲如已納隍周之文

武汔於成康道德化洽禮義興行刑措不用至於百齡
則是星也亦常煒燁而晶熒帝曰宜乎自此不復有光
矣曰有昔秦籙不究上天悔亡乃命高祖匹夫奮張一
洗世亂惠綏四方化其姦宄約以三章及我文景恭儉
惇朴隱恤賑周德澤甚渥太倉積紅腐之粟司農朽不
校之索則是星亦嘗煜煜而灼灼今陛下承累聖之休
光翕五福於仰戴坐明堂神明之會據建章珍陸之海
臣萬國朝四裔名王系於祈連宛馬來於天外致赤鴈

駁庶之異物獲寶鼎芝房之珍恠名在百王之上游德
並五帝之左界而乃晻晻而無光臣臯所以堙鬱而未
快逡巡而未對也古訓有言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可
以覆舟言未及休命蓋陳鈞寢不得寐三起問籌翌旦
坐明光殿封富民侯



宋文鑑卷十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

臣

胡紹基

謄錄監生

臣

陳振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十一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三十四集部

宋文鑑卷十一

宋 呂祖謙 編

律賦

有物混成賦

虛象生在天地之始

王 魯

妙物難模先天有諸著自無名之始生乎立極之初不
縮不盈賦象寧窮於廣狹匪雕匪斲流形罔滯於盈虛
原夫未辨兩儀中含四象雖欲兆於形質曾莫知夫影
響問洪纖而莫得自契胚渾考上下以都忘孰分天壤

及夫大樸將散三光欲萌清濁待茲而一判昏明由是
以相生然後品彙咸觀用作有形之始淳和外發或知
至道之精是何小不隱於纖介大不克於寰海配一氣
以冥運亘終古而斯在縱陰陽之推盪我質難移任變
化之紛紜斯形不改豈不以有者真有之基物者生物
之先冥搜而兆朕斯顯寂聽而音容莫傳得我之小者
散而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為山川視焉且無訝深
蟠於厚地搏之不得疑上極於高天本自彊名誠難取

類其始也既出無而入有其終也亦規天而矩地既不
可指掌而窺又不可因人而致明君體之而成化則所
謂無為而為君子執之而立身亦同乎不器之器無反
無側神之聽之諒潛形於恍惚實委化於希夷傾毀何
由固秉持之在我剛柔有體將用舍以隨時今我后掌
握道樞恢張天紀將窮理以盡性思反古而復始巍巍
乎執大象而撫域中達妙有之深旨

金在鎔賦

金在良冶
求鑄成器

范仲淹

天生至寶時貴良金在鎔之姿可覩從華之用將臨熠
耀騰精乍躍洪鑪之內縱橫成器當隨哲匠之心觀其
大冶既陳滿籥斯在俄融融而委質忽煜煜而揚彩英
華既發雙南之價彌高鼓鑄未停百鍊之功可待况六
府會昌我稟其剛九牧納貢我稱其良因烈火而變化
逐懿範而圓方如令區別妍媸願為軒鑑儻使削平禍
亂請就千將國之寶也有如此者欲致用於君子故假
手於良冶時將禁害夏王之鼎可成君或好賢越相之

容必寫是知金非工而弗用工非金而曷求觀此鎔金之義得乎為政之謀君喻冶焉自得化人之旨民為金也克明從上之由彼以披沙見尋藏山是務一則求之而未顯一則棄之而弗顧曷若動而愈出既踊躍以求伸用之則行必周流而可鑄美夫五行之粹三品之英昔麗水而隱晦今躍冶而光亨流形而不縮不盈出乎其類尚象而無小無大動則有成士有鍛鍊誠明範圍仁義俟明君之大用感良金而自試居聖人天地之鑪

亦庶幾於國器

德車結旌賦

車結旌者
昭德之美

宋庠

君有至德時乘大車當偃革以無外乃結旌而有初奉
駕陳儀采物雖資於備設鳴鸞示禮旂旒匪俟於垂舒
順考前經鋪聞往說謂戎事以既息貴君車之有結雍
容撫軾蓋藏飾以尚純肅穆展軫詎垂旒而就列蓋由
抑乃盛飾昭夫令名雖冠品於輿服蔑揚威於旆旌肅
軫無譁方歛藏於旂厲馳輪有度靡赫奕於綏纓且夫

禮有質文器隨用捨車號乎德則崇化於邦本旌結其
表則示人於天下意自象見名非人假君軒弭節孰訝
乎卷而懷之國乘制容益顯乎素為貴者是知車之用
兮克德以成大旌之飾兮輔威而孔昭既武怒之不作
信軍容而外銷組轡啓行陋邦旄之子子錯衡遵路殊
風飾之搖搖若然則動有彛儀文無異色雖嚴駕以備
物終去華而表德故使禮典攸重民瞻不忒皇皇整御
始中括於采章轡轡肅容豈外揚於藻飾用能上載明

德旁昭縟儀自駕言而戾止殊幅裂以藏之升降惟寅
僅比非心之屋章明盡屏寧同止獵之綏大矣哉邦禮
是崇帝儀資始實務德以垂教必收旌而昭理宜乎國
容備而兵器銷率由茲而盡矣

應天以實不以文賦

天應誠德
豈尚文爲

歐陽脩

天灾之示人也若響應聲君心之奉天也惟德與誠固
當務實以推本不假浮文而治情彼雖不言謫見以時
而下告吾其修德禍患可銷於未萌臣聞天所助兮惟

善則降祥德苟至今雖妖而不勝皆由人事之告召然
後天心之上應若國家有闕失之政則當頻見於衆灾
欲人主知戒懼之心所以保安於萬乘臣請述當今之
所為引近事而為證至如陽能和陰則雨降若歲大旱
則陽不和陰而可推去年大旱陰不侵陽則地靜若地頻動
則陰干於陽而可知去年河東地頻動又如黑者陰之色晦者

陰之時或暴風慘黑而大至白晝晦冥而四垂

康定元年三月

黑風起白晝晦

日食正旦雨水木枝

今春二月

如此之類皆陰之為

蓋陰為小人與婦女又為大兵與蠻夷若四者之為患則群陰之失宜故天象以此告吾君不謂不至陛下所宜奉天戒不可不思是謂應以實者臣敢列而言之若夫慎擇左右而察小人則視聽之不惑肅清宮闈而減冗列則恭儉而成式況乎遠佞人者孔宣父之明訓放宮女者唐太宗之盛德又若西師久不利宜究兵弊而改作叛羌久未服宜講廟謀之失得在陛下之至聖行此事而不忒庶天意之可回雖有灾而自息方今民疲

賦歛之苦又值饑荒之年貨財盡於私室苗稼盡於農
田劫掠居人盜賊並起流離道路老幼相連陛下視民
如子覆民如天在於仁聖非不矜憐故德音除刻削之
令赦書行賑濟之權然而詔令雖嚴州縣之吏多慢人
死相半朝廷之惠未宣天至高遠也惟可動以精誠民
之休戚也皆繫君之好尚惟善政之能惠則休符之並
貺富有四海之大獨制萬民之上一言之出今誰敢不
從百事責實兮自然無曠發號施令在聖意之必行變

灾為祥則太平之可望今漢史有五行之志尚書有洪
範之文願詔侍臣之講說許陳古事於聽聞可以見自
召妖灾雖由於時政能招福應亦自於明君故永偃於
風表周王之覺悟雖鳴於鼎成商帝之功勲蓋恐懼修
省者實也在乎不倦祈禳消伏者文也皆不足云臣生
逢納諫之聖明不聞直言之狂斐惟冀愚忠之可採苟
避誅夷而則豈蓋賦者古人規諫之文臣故敢上千於
旒宸

王畿千里賦

畿制千里
尊大王國

宋 祁

王有一統人無異歸中四方而正位畫千里以為畿總
大衆之奠居式昭民極據方來而處要以重皇威二代
而還維周有制肇庶績以圖大廓多方而為衛作我上
國垂諸永世以謂地非中夏無以示天子之常尊土不
一圻無以待諸侯之入計爾乃測圭於地考極於天風
雨之所交者道里之必均焉郊野錯而回合鄉遂亘而
蟬聯溝封斯萬疆場且千差籍九畿定夫家於都鄙出

車萬乘括賦入於原田是謂辨方且非期侈廓焉天府
之國巍乎王者之里爵祿命賜之供億朝覲會同之底
止不偏陋以取侮不誇矜而役美侔江海之重潤乃據
上游法日月之徑圍用張天紀且其蠻夷面內玉帛駸
奔內則百官承式外則四國于蕃化之遠者禮益廣歸
之衆者務愈繁必在制廣輪於有截示極摯於群元倍
十子男大有由而御小任包甸稍卑不得以侔尊亦猶
天之高燾物而無外地之厚廣生而咸賴使高而可度

則寥廓何仰厚而易知則沉潜有害是用控天下以咸
乂極宸居而稱大詩美四方之是則理乃同歸史稱後
世之無加事誠胥會美夫周原撫撫禹畫芒芒或處瘠
為教或建瓴是防然皆按成事於神甸跡前謀於令王
所以漢相論都首識金城之廣召公相宅前知墨食之
祥洪惟我朝奄有方國託宏基於天地亘長藩於道德
所以申畫邦畿是用守之無極

長嘯却邊騎賦

清肅聞外
胡騎潛去

范鎮

制動者以靜善勝者不爭伊劉氏之長嘯却邊人之亂
兵初歷歷以傳聞合圍風靡遂稍稍而引退一境塵清
當其分晉室之憂勤守并州之衝要邊寇衆至勇戰數
挑勝不可以近決敵不可以前料凌雲拔幟誰為趙壁
之謀訴月登樓獨引蘇門之嘯出自予口期於衆聞微
角更變宮商互分儼神意以不動服戎心而若醺終夜
長吟故異鷄鳴之客遠人咸聽遂收烏合之群是知安
可破危利能圖害攻而至吾不為之戚服而去吾不為

之泰亦猶雅歌之樂坐鎮軍中不假射聲之威橫行塞
外豈不以嘯本予發抑揚而自娛騎雖爾衆顧視而如
無既傾聽以却步乃散逃而長趨若楚軍夜遁之時聞
歌於四面殊漢將道窮之日振臂而一呼宜夫深謀者
為衆歸尚力者必自匱此以安而得雋彼以彊而失利
因惟口之出好去滿目之異類遂使本朝雙闕時有內
面之人廣莫一隅不逢南牧之騎大哉人籟斯發邊兵
遂潛益得先聲之術曾無黷武之嫌談笑而却秦軍理

宜共底偃息而藩魏室功亦難兼是何據一郡之尊憑
百姓之助勢至小也以德而大嘯甚微也因誠以至使
擾邊之徒旅咸審音而遠去夫如是則有天下之君曷
為西北之慮

首善自京師賦

崇勸儒學
為天下始

王安石

王化下究人文內崇繫京師首善之教自大學新民之
功闡承師論道之基先繇轂下廣成俗化民之誼甫暨
寰中古之聖人君有天下治遠於近制衆以寡不用文

何以修飾政教非設校何以崇明儒雅廼建左學率先
諸夏在郊立制繫一人之本焉養士興仁形四方之風
也本仁祖義取材歛賢講制量於中土鬯聲明於普天
始於邦家用廣師儒之衆行乎鄉黨斯為庠序之先是
何拳拳諸生疊疊先覺所傳者道德仁義所肄者詩書
禮樂以言乎功則萬世用又以言乎化則八紘匪邈其
流及於三代率以明倫此理達於諸侯誰其廢學故曰
校官者庶俗之原本京邑者群方之表儀養原於上則

庶俗流被設表於內則群方景隨惟時於變繫上之為
三王四代惟其師使人知化兆姓黎民輯於下自我興
基向若俗敗隄防朝隳統紀教化之宮衰落禮義之官
廢弛向風者無以勸於善肄業者不能官其始則撫封
之主毀鄉校者有之承學之民在城闕者多矣必也啓
胄子之祕宇據神邦之輿區憲先王而講道風下國以
恢儒邑翼翼以宅中契商人之詠士彬彬而蒙化參漢
室之謨噫孝武逸王也而有興置之謀公孫具臣也而

有將明之論矧睿明之主紹起俊乂之僚並建宜乎隆
儒館以視方來使元元之敦勸

歷者天地之大紀賦

聖人以通
天地之數

蘇頌

昔聖王建官司地因象知天推歷用明於大紀考星咸
自於初躔合三體以為元成書最密舉二篇之定策備
數無愆古有善談載於前志因太初創歷之首述往聖
知時之義莫不究極象數精窮天地有時以記夫啓閉
有日以紀乎分至躔離弦望也於此而為正晦朔昏明

也於此而攸示下可辨乎斗建上靡差於辰次惟君審
璣衡之運所以緒正於元功使民知寒暑之來然後順
修於時利況夫歷為一歲之本紀明太極之基推精禘
之至妙豈深思之與知必也迎辰以策定晷于儀帝舜
則羲和而分命顓頊則重黎而是司皆所以準厥二氣
乘於四時聖有作也人皆度之制自清臺得舉正履端
之要職由太史盡觀文察理之宜若乃辰集於房月窮
於紀孟陬既協於月建攝提亦隨乎杓指國將頒正朔

以為令王乃觀情性而順理章鄩元之書兮著於彼子
丑寅之正兮見於此可以察發歛於未然定舒慘之所
以推而生律子陽午陰而互分治以明時春作秋成而
是擬且夫天之運也日與星而代逢地之道也柔以剛
而莫窮非乃聖無以探其賾非立法無以舉其中我乃
錯綜氣候稽參變通起建星而運筭故積歲以成功考
連珠合璧之辰得名尤邃應大呂黃鍾之統立道斯同
用能鈞校舊儀審觀新度成敗因之而遂紀氣節於焉

而可步於以極陰陽之大端於以備六五之中數亦何
異魯經比事舉二中以歲成義易窮神合五位而象布
後王以是知歷象不可不審經紀不可不循或立元而
謹其始或節事而授於民馮相則致乎日月保章則志
夫星辰以定五十五數以通三百六旬所謂見道而知
治何患以天而占人彼爲刻漏以考中星但紀曉昏之
度處璇璣而觀大運蓋明氣候之因猶未若測運動於
二儀齊往來於七政建乃星紀先夫寔命吾皇所以監

古歷之尤疏頒新書而考正天人之際因以明焉乃知夫作者謂聖

圓丘象天賦

圓丘就陽上憲天體

鄭獬

禮大必簡丘圓自然蓋推尊於上帝遂擬象於高天必在國南蟠宏基之高厚用符陽體取大運之周旋王者揆禮之文為民之唱修明大禘導迎景貺有祭焉格神於下有祀焉享帝於上謂丘也其形特異我所以貴其自成蓋天也其體亦圓我所以法之相尚爾乃旋仲冬

之序迎至日之長掃以除地升而詔王是必肇靈壤以
高峙模圓清而上當擇吉土之成基乃定其位倣高穹
之大體以就乎陽由是懽然神意交穆然天貺授徧群
靈以從之祀嚴太祖以為之侑煥爾盛容配乎大就成
非人力聳寶勢以下蟠仰合乾儀環太虛而高覆然則
禮有物也其制可象天無形也其端可求故我相法於
厚地取類於重丘崇崇其高隱若積土之固浩浩其大
渾如洪覆之周是故有藁結以籍誠有陶匏以薦禮大

表馬以彰其質蒼璧馬以象其體固異周朝授政築層
級之三成漢祀命郊兆重階之八陛是則事至神者物
無以稱其德接至高者丘所以表其虔與地俱上如天
轉圓對方澤之成形乃殊其象規大儀之冥運自貴其
全聖人所以明禮大原建邦茂憲兆其成迹符於至健
夫然因天事天得先民之至論

濁醪有妙理賦

神聖功用
無捷於酒

蘇軾

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失憂心於昨夢信妙理之凝神渾

益益以無聲始從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徑得天真伊人
之生以酒爲命常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稻米無
知豈解窮理麴蘖有毒安能發性乃知神物之自然蓋
與天工而相並得時行道我則師齊相之飲醇遠害全
身我則學徐公之中聖湛若秋露穆如春風凝宿雲之
解駁漏朝日之暎紅初體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掃空酷
愛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猶嫌白老不頌德而言功兀爾
坐忘浩然天縱如如不動而體無礙了了常之而心不

用坐中客滿惟憂百榼之空身後名輕但覺一盃之重
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可以鋪帛簞飽
我而不我覺布帛燠我而不我娛惟此君獨游萬物之
表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藥得
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又何必一石亦醉罔閒州閭五
斗解醒不問妻妾結襪庭中觀廷尉之度量脫鞞殿上
夸謫仙之敏捷陽醉過地常陋王式之褊鳴歌仰天每
譏楊惲之狹我欲眠而君且去有客何嫌人皆勸而我

不聞其誰敢接殊不知人之齊聖匪昏之如古者晤語
必旅之於濁醒者汨羅之道也屢舞者高陽之徒歟惡
將濟而射木人又何捐淺殺王敦而取金印亦自狂踈
故我內全其天外寓於酒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
友吾方耕於渺莽之野而汲於清冷之淵以釀此醪然
後舉窪樽而屬予口

三階平則風雨時賦

泰階既平
風雨時若

孔文仲

圓極之運太階以平表聖神之德盛致風雨之時行位

正六符炳光芒於常次氣流四序普散潤於群生大儀
之遠兮其體高明列宿之繁兮其文交錯君道修於下
則瑞為之證人事失於此則變從而作偉一德之溫恭
感三階之炳燦騰精於上燭太微紫微之居垂象於人
應時雨時風之若煜煜華藻蒼蒼昊穹常輝乎太一之
座密次乎文昌之宮則必天地相應陰陽大同沐之以
膏雨撓之以祥風上燦高躔既色齊而光大俯呈休驗
俾根著之滋豐靈臺齊政兮知精祲之祥太史占天兮

測宿離之會上焉兩兩之悉正下焉元元之永賴盛澤
鼓舞洪恩霽霽觀文察變仰魁斗之均明薄山流淵蘇
物情而交泰豈不以天至邈也其監無私星至遠也其
應不欺惟上階之成象合元后之應期或當乎卿大夫
之列或主乎士庶人之卑率皆騰耀而有爛守常而莫
移致此協氣播於大時薰兮解愠之美沛若如膏之滋
順軌而居展開德宣符之效以節而至無鳴條破塊之
為斯蓋位焉不易其尊卑行焉不差其經緯使清微之

令均被乎率土脉沐之澤昭蘇乎品彙化養無外涵濡
罔既相比而列連炳煥於七星仰觀其符知協調於六
氣誠由至仁之化也四表光被太平之治也兆民允懷
藹休功於萬宇兆祥應於三階載於傳則微淒苦之戾
出於記則無熒暴之乖驗斗覆而歲穰求端則正占畢
明而夷貢取類其皆班固志之也曉然示人方朔陳之
也勤於致主修皇德以上動煥台光而可覩符作肅作
聖之事鮮極備極無之苦又何必饗帝於郊始能節乎

風雨

四海以職來祭賦

天下之職能助王祭

孔武仲

上聖孝至諸侯職揚當一人之奉祭罄四海以來王肅
爾駿奔各述修方之舊翼如顯相用嚴肆祀之常夫惟
承祖宗積累之休處廉陛崇高之勢尊其親也既重假
廟大其禮也又當配帝化首正寧教流當世本至誠之
恭愛可以感人極四海之欣歡入而助祭時也六服面
內五侯至前同姓異姓兮各奉玉帛大賓大客兮迭承

豆籩並來享以悅懌咸侍祠而吉蠲造此闕廷鎗八鸞
於外屏盛其饌貢洽百禮於中天擇於大射則賓自得
賢誓以常刑則臣無廢職辨其吉禮之掌同厥驩心之
得儼若將事欣然獻力分行通見居多振鷺之容承命
勤修皆有和羹之德誠以報本反始者神聖之美教尊
祖嚴父者朝家之上儀在盛王之顓若格繇宇以承之
故爾各備上服並承約軼所以周廟陳常美群公之肅
肅湯孫致饗詠列辟之祁祁衆莫衆於侯方尊孰尊於

君者大邦小國兮至自畿外美味和氣兮實於堂下共
承上化參德遜於前書各盡臣恭協祿將於大雅夫盡
九州之力致五福之膺殊免爵於西漢異責茅於召陵
以極精禋之意用全孝饗之能薦牡惟時推至誠而茂
對執燔有序贊大事以靈承噫德教所加惠心益著外
易俗於蠻貊下感心於黎庶矧乎茅土分寵親賢同慮
幸丁萃享之時孰不驩虞而來助

舜琴歌南風賦

帝舜作琴
以歌南風

舒亶

帝意雖遠琴音可通欲發揚於孝道遂歌詠於南風寓意五絃寫生成之至德託言萬物荷長養之元功粵其耕稼陶漁至為君聰明睿智積諸已日深致孝之念躬盡事親之理以謂鞠養之德欲言之不足生育之愛欲報之何以緣情指物孰形孝子之思流詠在琴且載南風之旨時其比屋熙乂巖廊靜深包我萬利寫於一琴協天地以同趣按絲桐而播音作以叙情適在無為之日薰兮入奏永言至孝之心蓋曰風之於物也有化養

之恩覃親之於已也有劬勞之德博眷物理之明甚假
琴聲而遠託一彈而歡意具寫再鼓而群心咸若按絃
而奏聲參韶樂之淳寓象而言義並凱風之作懿夫琴
求以意而不求乎形器帝樂在孝而非樂於絃歌感民
之義豈並於北里思親之志固深於蓼莪藏韻於心非
止解一時之愠寄聲於政又將陶萬國之和自是正音
暢而化洽幽遐協氣流而時消愆慝閨門聽之則翕爾
和順朝廷聞之則歡然感厲風被乃俗功歸於帝又得

變工之奏同樂於民不煩鄒律之吹阜財於世茲益淵
默玩意優游面南歌孝風之遠暨託琴理以中含惜乎
道與世汨樂非德參操變而亡徒起後人之嘆音調而
理空聞前史之談夫豈知音者導樂理之淳淳達孝思
之進進內將報德之罔極外以格民之大順然則歌琴
之意至矣哉莫如虞舜

公生明賦

公不偏黨
明則生矣

許安世

事欲無蔽心宜盡公既守正以宅志遂生明而在躬祛

一意之黨偏不私乎物照百為之情偽罔汨於中若夫
外交事變之繁中固心誠之守以謂虛已鑒物則枉直
昭晰挾情適事則是非紛糾欲庶理之皆辦捨至公而
則不中立不倚始持正於群倫旁燭無疆遂致明於萬
有無陂無側不阿不偏非妄惡也惡其衆之所棄非作
好也好其衆之所賢蓋依違牽制者固已去矣則明白
洞達者乃其自然百志惟寧居絕傾邪之漸五綦不亂
遂觀昭曠之先蓋夫智因窒而後昏性以私而有黨愛

憎既絕則真偽必審取舍既平則善惡不爽抱純正以
中執涵機靈而內養所以主心善治湯無蔽塞之憂直
道欽承文有昭臨之廣豈不以湛靜者人之性偏闇者
性之情知靜為本故虛之則定知闇為害故去之則明
正厥心官始閑邪而制物發為智燭終迪哲以通誠大
抵處有累之地者莫不徇私對無窮之變者鮮能不惑
凡適理以非眩由秉心之自克得不保守天質蹈行聖
則周而不比無一曲之蔽情靜之徐清有三知之入德

因知心乃物之鑒公為職之衡係吝既屏純明自生以
之察已則事至不感推而成務則物來敢名是故君子
養源於以致忠邪之判大人正己豈徒無譖訴之行嗟
夫有為者易失其本心無憚者或迷於至理故伾文黨
與以醜正恭顯庸回而嫉士智尚昧於自保識敢期於
遠視惟夫以公正為心明則生矣

智若禹之行水賦

明智之大
如禹行水

孔平仲

古有大智中潛至明何行水以為喻蓋存心之自誠淵

然荊物之謀敏而外發沛若決川之勢順以東傾夫惟
靈萬類而生毓五常之粹不滯於物其端曰智然順其
故則不致於交譎悖其本則浸成於大偽居惟適正委
美質之自然舉必隨時措安流於無事審利圖害籌安
計危蘊千慮以無惑包萬殊而不遺每優游而處此不
汨亂以行之內畜清明陶天真而去詐遠佞疏鑿適地
勢以流卑湛然恬養於中廓然識周於外不滌源而滌
性之垢不治水而治情之害較迹無間成功亦大可通

塞壅順意表以彌綸如決懷襄貫地中而滂沛大抵多
計者流於機巧好辨者溺於空虛其弊明甚惟人戒歟
故我抱靈鑒以無隱導沉幾而自如心常惡其鑿也勢
若排而注諸舜以是而察邇言聰明並決堯因之而急
先務障蔽皆除夫運至計以利仁紹微謀於平土德一
也何獨議乎智人一也何獨尊乎禹蓋智之於物兮必
順適其理而禹之於水兮亦䟽導其苦苟能此道宜効
臯陶之謨一失其原或謂白圭之愈後世張蘇之辨勝

莊老之道鳴其耀才者或寵愚而不正其矯枉者又絕
聖以無營皆與性以相戾譬濬川而逆行亦猶戕柳以
為之捲並非其質揠苗而助之長反害其生噫喻玉營
者楚有屈平侔著龜者秦聞樗里或以易變而貽誚或
以不知而為恥皆莫若順其性以行焉所謂智者樂水

周以宗強賦

周以同姓
疆固王室

沈初

古之建國制莫如周盛宗室而作庇強王室以承休治
尚以文重恩親於同姓世綿其祚大形勢於諸侯自昔

后稷開基公劉經始盛德物被豐功世美文武大其業
成康繼其軌奚永永以能然蓋親親而得以任先宗子
協圖夾輔之勲本固王家益植太平之址天府中奠侯
封外崇大邦小邦兮我所錫壤伯父叔父兮汝其懋功
鞏國勢於寢盛粹民風於大同膺木德以當天王圖以
永法轄星而建屏邦本其隆有袞服以華其躬有金路
以優其命寶玉分賜脈膳均慶所以等異諸臣恩先庶
姓史稱乃德盛陳過歷之期詩大其功茂著維城之詠

豈無異姓與之翊昌豈無列辟與之贊襄推本而治尚
親則強故蒼籙之興起始諸姬而阜康忠厚一時重本
枝而相輔儀刑百世壯基緒於重光至如魯衛之所分
邢茅之所附衆列邦壤一寧國祚歸然盤石之安屹然
寶鼎之措無煩兵革坐收禦侮之功不假山河自得為
藩之固譬夫本之殖枝茂者幹必大水之委源深者流
必長繫爾列辟輔予一王秦室寢微益削五侯之壞漢
邦未善徒恢七國之疆盛哉本本之扶持承承之操術

國五十兮比如犬牙之制年七百兮綿如瓜瓞之實方
今宗也盛而國也強跨基圖於周室

佚道使民賦

民得終佚
勞固無怨

林希

古者善政陶乎庶民上安行於佚道下無憚於勞身教
思有原得樂趨於農役人知足養胥仰戴於君仁始也
井天下之田比民居之域乃闢疆里乃營稼穡寒則思
為之衣饑則願為之食法既歸厚利茲各得蓋上執其
道務優佚以便民衆樂其生率歡娛而竭力春使之作

熙然悅從冬使之息慶其有終趨時也如鳥獸之至收
成也如寇盜之空利而不庸自足王民之用厚而無困
本茲帝力之功蠢惟有生不能自恤役之所以奉其已
利之然後知其佚仰有以供其祭祀俯足以寧其家室
穀播其始化同豳俗之淳壤擊而歌野有堯民之質俾
爾晝出于塾俾爾宵索其綯無力役以奪其節無賦歛
以為之搔曾動作之敢息由醇醲之所陶驅於足用之
原安而服業圖厥終身之養樂以忘勞大抵強民者難

使從利衆者久益慕及克其口腹之欲由竭其手足之
故汝業既畢汝居既固為之一日之蜡怠心已忘優爾
三時之農收功有素然則于于其處皞皞其趨俾常產
之各得顧閑民之舉無治貴優游農者願耕耘於野俗
相廉遜老而不負戴於塗噫藏其用者其政神厚其本
者其民愿化而不示其迹勞而不知其困斯道也養生
送死無憾焉何有於怨

王道正則百川理賦

王道公正
而百川理

江
沂

物格大順化由至公本一道以持正致百川而會通庶
政修明端若承天之意衆流協應沛然行地之中嘗聞
宰物之工提平在聖大而覆載者既輔相以德廣而融
結者皆管攝以政故彼災祥繫乎邪正惟王有歸徃之
義蓋在為公而水存平準之稱遂皆得性何則明審刑
罰持循紀綱亶聰明而作后一好惡以遵王執此之政
兮堅若金石行此之令兮信如陰陽有猷有為屏邪心
於黨附或源或委暢柔德於靈長由是溫洛效珍滎河

薦祉若江漢焉莫不歸其潤若畎澮焉莫不循其理民
自絕於昏墊物大蒙於豐美坦周人之砥道率履大中
協夏后之神功救寧澤水豈非德之隆者高深遠近而
必及道之公者徧覆包含而不偏博既通於化育幽遂
達於淵泉上廣堯仁有既陂之九澤下殊幽暴無皆震
之三川况夫中和發於聖誠精稷入於神造萬物之
類尚率育而總總五行之本宜分流而浩浩平康在治
茲咸叙於彞倫脉絡交通遂安行於故道向若所持悖

繆所向阿私或盛外家之寵或簡宗廟之儀害既作矣
時將殆而白馬沉而福益遠金堤塞而民已疲是以雅
什貽譏蓋念沸騰之失漢臣建白重興涌溢之悲殊不
知水之為功物資其澤以之浸潤也其功倍以之灌溉
也其利百然而疏導則莫勝其勞壅塞則悉罹其厄惟
王道公正而不頗自然順適

郭子儀單騎見虜賦

汾陽征虜
壓以至誠

秦觀

回紇入寇汾陽出征何單騎以見虜蓋臨戎而示情匹

馬雄趨方傳呼而免胄諸羌駭矚俄下拜以投兵方其
唐祚中微胡塵內侮承范陽猖獗之亂值永泰因循之
主金縢不足以塞其貪嗜鎧仗不足以止其攘取雲屯
三輔但分諸將之兵烏合萬群難破重圍之虜子儀乃
外弛嚴備中輸至誠氣干霄而直上身按轡以徐行於
是露刃者膽喪控弦者骨驚謂令公尚臨於金革想可
汗未厭於寰瀛頓釋前憾來尋舊盟彼何人斯忽去幢
幡之盛果吾父也敢論戈甲之精豈非事方急則宜有

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遭彼虜之悍勁屬我師之困乏校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所以徹衛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鎔邪之銳而勢有太山之壓據鞍以出若乘擒虎之驄失仗而驚如棄華元之甲金石至堅也以誠可動天地至大也以誠可聞矧爾熊羆之屬困乎蛇豕之群於是時也將乘驕而必敗兵不戢則將焚惟有明信乃成茂勲吐蕃由是而引歸師殲靈夏僕固於焉而暴卒禍息并汾非不知猛虎無助也受侮

於狐狸神龍失水也見侵於螻蟻曷為鋒鏑之交下遽
遺紀綱而不以蓋念至威無恃於張皇大智不資於恢
詭遠同光武輕行銅馬之營近類曹成獨造國良之壘
向若怨結不解禍連未央養威嚴於將軍之幕角技巧
於勇士之場攻且攻兮天變色戰復戰兮星動芒如此
則雖驍雄而必弊顧創病以何長苻秦夸南伐之師坐
投淝水新室恃北來之衆立潰昆陽固知精擊刺者非
為將之良敢殺伐者非用兵之至況德善之身積宜福

祥之天畀故中書二十四考焉由此而致

宋文鑑卷十一